



梦回大清系列

瑶华

2

晚晴风景著

『晋江』穿越文点击率第一 现代 灰姑娘 大闹康熙皇宫 2006炙手可热的清宫小说
一段步步为营的宫闱情仇 一首唯美麻辣的超时空恋曲



系列

瑶华

晚晴风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回大清系列·瑶华.2 / 晚晴风景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11

ISBN 7-5057-2276-X

I. 梦... II. 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0544 号

书名 梦回大清系列·瑶华.2

著者 晚晴风景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规格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220000 字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2276-X/I·619

定价 1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瑶华

2

目录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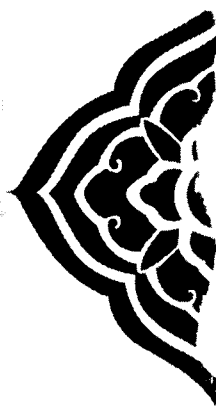
摧眉折腰事权贵 最是无情帝王家

第十章 棋局	第九章 水月	第八章 镜花	第七章 惊魂	第六章 后悔	第五章 赌注	第四章 孩子	第三章 逝水	第二章 云涌	第一章 风起
096	087	077	067	055	044	033	022	012	002

第四卷

笙歌散尽花老去 愿随流水到天涯

瑶华番外	第九章 活过	第八章 等你	第七章 谜底	第六章 绝情	第五章 花落	第四章 重逢	第三章 断弦	第二章 诱惑	第一章 求存
196	187	178	168	159	149	139	128	117	106



第三卷

摧眉折腰事权贵 最是无情帝王家





Chapter 1

风起



康熙四十七年是个我不想面对的年份，正是这一年一废太子后，才有了众人推举胤禩，被康熙斥责的事情。

这一年的惊心动魄在年初时完全没有征兆，春节宴上太子胤礽与康熙的关系很融洽。清史关于这一段的记载也模糊不清，康熙废太子显得太过突兀仓促。我越想越留神观察神色自若的两人，胤礽的眼神回转时在我面上轻轻滑过，竟然冲我温柔一笑。我装作没看见的别开眼，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可能是这些年见胤礽的晚娘脸见多了，实在不适应他的和颜悦色。

年初的平静到了五月终起波澜，本来被钦点随驾巡幸的十四阿哥胤禵不慎坠马扭伤了脚。胤禵骑术一向出色，他的坐骑又是大宛良驹，竟被条小蛇惊吓，着实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胤禵因此被康熙恩准不用随驾的事让我松口气的同时，又隐约闻到丝阴谋的味道，一切实在太过巧合。这次塞外之行的一废太子事件，是意外还是有心人设计？

我和胤禩探望胤禵回来后，他凭窗而立久久不语，窗外地上摇映着树枝的碎影，天上的太阳像迷路受惊的孩子，不顾一切地在云中穿行，院中景物随着它明一层暗一层地移动。这种明灭不定的光弄得我眼睛酸痛时，胤禩长叹道：“起风了。”

风起，云涌。

第二天，胤禩从宫里带回了我被钦点随驾的旨意。

“啊！”我听后惊讶地张大嘴，康熙这回巡幸要带上我？是故意还是巧合？



胤禩无奈地摇头：“本来让你去也没什么，可皇阿玛不准我同行，说是京里事务需人料理，让我安心在京等候。这次随驾的女眷只有两位新近得宠的娘娘，连太子爷和大哥的福晋都因路途辛苦而不准同行，怎么这理由到你身上就不管用了呢？”

听他如此说，我只能耸肩，康熙的心思我从来没摸清过，只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于是开解他道：“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以前我随驾时，路途也没多辛苦，再说我现在是皇子福晋，底下那些人还敢慢待不成，你就安心在京等我回来吧！”

“瑶儿，我也知道你说得对，可心总有不安的感觉。”他眼中似乎闪过什么，但快得让人看不清，沉声道，“你最近不是说身子不爽，要不要叫太医看看，也许是有孕……”

我脸一下红起来，啐道：“别胡扯，也不怕让人听见笑话。”

“怎么是胡扯？”他又恢复了从容淡定的笑容，一把搂住我低语，“生儿育女天经地义，别人要笑让他们笑去，我怕什么？”边说边抚上我的肚子道，“说不定这里已经有小胤禩了！我看不如现在就找太医，要是有了你就不用去了，也省得咱们两地相思。”说着就要拉我往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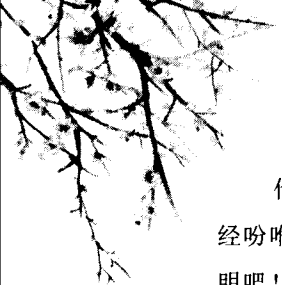
“谁和你两地相思，不害羞。你别说风就是雨，这会儿让太医看，要是倒了也罢；要是没有，别人还不说我想孩子想疯了，以后可怎么见人。”我轻笑着阻止，心里变得有些忐忑，其实生孩子的问题我一直都在回避，尤其是危险期时，我都尽量避免和胤禩发生关系。我总在害怕，为已知的未来害怕，结局凄惨的我们真的可以拥有孩子吗？

“是我想疯了，还不成吗？”他搂着我的手不觉加了几分力，看我的眼眸越发漆黑，扶着我就要往床上靠。

我挣扎道：“大白天的，让人看见不好。”

“你还有闲心管别人？先安慰我吧！想到要和你分开那么长时间，我都要疯了。”

他做出夸张的表情，我不禁被逗笑，结果一没注意被他拐上床，等神思再度归位时，天已擦黑。胤禩躺在身边笑看着我，我大窘，不知说什么好。忽然想起一事，不由得惊叫：“惨了！明天要随驾出行，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说着生气地捶他胸膛，“都是你，明知道我明天要走，还这么胡闹。”



他却毫不慌乱，搂住要起身的我道：“夫人放心，这点小事我一回府就已经吩咐下去了，不劳夫人过问。我还特意吩咐喜福不要打扰，怎么样？为夫聪明吧！”

“好啊！原来你早有预谋。”我说着便和他在床上笑闹起来。等笑闹够了，我趴在他怀里轻喘，一股离愁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喃喃道：“胤禩，怎么办？我还没走，就已经开始想你了。”

他听后沉默不语，只是把我搂得更加紧了。我知道他也很无奈，康熙的旨意没人能抗拒，尊贵如他亦不能。心里不觉蒙上更多阴影，现在还好，可往后我们的日子势将越发艰难，这样的痛苦，我到底能不能挺住？

“胤禩，我不在的日子，你自己好好保重。另外，希望你能用心听我一句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他见我如此认真，不由得动容点头：“你说。”

“佼佼者易污，尧尧者易折。我不在这段日子，无论要做什么，都希望你好好想想这句话。”我轻描淡写地说，心里百转千回，眼看胤禩的苦难就要来到，我是不是应该向他坦白一切，可又怕他知道后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思虑再三，终究只是不轻不重地点了他一句。

一切等塞外之行后再说吧！等我回来时，太子虽然已经被废，但后面康熙让大臣举荐太子的戏才要上演，也许并不太晚，不是吗？

胤禩听后，若有所思地点头道：“你放心，我记住了。”

第二天一早，我在胤禩陪同下入宫，同去的还有要陪我去塞外的喜福和巴尔珠尔。因为康熙于今日起驾，宫中车辆人马川流不息，这样的场面我原来一年总要见上几次，可自从嫁了胤禩后，这却是第一次再度随驾，想到又可以去“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心里因即将和胤禩分离而生的忧愁也变淡了几分。

活跃的心刚跳了两跳，一辆马车迎面驶来，到得近前车帘一挑，胤禩的脑袋从车里探了出来。

胤禩明显一怔，奇怪地问：“十四弟，你脚上有伤，不在家里休息，进宫来做什么？难不成有什么急事要禀奏皇阿玛？”

胤禩笑嘻嘻地答：“事倒有一件，但也不怎么急。”说着不等胤禩再问，坦



白道，“就是我脚伤不重，独自在家实在太闷，想去求皇阿玛恩准随驾同去塞外。”

胤禩听后一呆，接着马上斥道：“胡闹，你立刻回去安心静养。”

“我才没胡闹，皇阿玛当初就点了我随驾，没道理不去。”胤禩收起笑脸，把胤禩的话顶回去。

胤禩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一向听话的十四弟会用这种口气和他说话，愣了一下后冷笑道：“你现在长大了，我管不动你，想怎么样自己看着办吧！”

一时间胤禩、胤禩都紧绷着脸，两人谁也不肯让步。我在旁边看得叹气，知道胤禩带伤仍坚持要去塞外八成是担心我路上无人照应。这次随康熙出去的除了几个年幼的阿哥，年长皇子里只有大阿哥胤禔、太子胤礽和十三阿哥胤祥。这三个人里，大阿哥和我不怎么熟，剩下的两个倒有一个半是冤家对头。我上次去塞外就被胤禔和胤祥陷害，那时还有胤禩和胤禩可以商量对策，可这次一个知根底的人都没有，胤禩虽然嘴上不说，其实心里也很担忧。但胤禩既然已经因脚伤不能同去，就万没有再提出的道理，这样只能招来更多误会，对他对我都没好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不知道，这次随驾十分危险，吃力不讨好的大有人在，所以我跟着去倒霉已经足够，没必要让胤禩同去受罪。

“十四弟，昨日听说你受伤就想去看你，无奈手头事情繁多，未能成行。本以为再见你要等回宫了，不想今儿个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巧了。”太子胤礽嘴边漾着一圈笑晕，满面春风地向我们走近。他一身青色衣褂，腰间带子上挂着羊脂玉螭龙佩。我平日看他也不觉得如何英俊，这回猛然见他神清气爽地走来，倒也风骨不凡，颇有几分人中龙凤的样子。

我们急忙上前请安，连胤禩也挑开车帘要下马车，却被胤礽挥手制止：“知道你腿正伤着，这些个虚礼就免了吧。”接着又关切地问，“腿伤怎么样？好些了吗？”话中透着真诚，绝不似一般做作之语。

我行过礼后低头一笑，胤礽现在气度不凡，人中之龙的说法倒也当得，可惜却是条假龙，皇太子一当多年，偏偏就是坐不上皇位。

“劳太子爷挂心，臣弟的伤很轻，一人在家实在太闷，正想去求皇阿玛把我也带到塞外去呢！”胤禩边说边故作轻松地从车上跳下，几步走到太子跟前端端正正地行礼，似乎脚伤不重，但苍白的脸色却泄露了他的真实状况。



胤禩脸上的笑容显出几分僵硬，虽然是非常细小的变化，但我们毕竟相处日久，还是察觉了。他显然和我一样不希望胤禔再提去塞外的事，可当着太子的面又不好阻拦。

胤初见胤禔如此似乎也很意外，沉吟道：“十四弟，我看你腿上还是有些不利索，不如再歇歇吧！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总要歇够日子，彻底养好才是，如果落下什么病根可就麻烦了。塞外之行路途辛苦，听二哥一句劝，这次你还是不要去了。”

“太子爷说得极是，十四弟还不快谢过太子关心。”胤禩不等胤禔反对，急忙接口。

我在旁边急使眼色，示意胤禔不要再多说。他望了我又望胤禩，最后一拂袖道：“多谢太子爷关心，臣弟受教了。”

胤初点头笑道：“自家兄弟说什么谢。”忽然一拍头，“看我，光顾着说些有的没的，把正事都忘了。”接着转头对我道，“弟妹请随我来，皇阿玛要见你。”

我急忙躬身：“怎么敢劳太子大驾来请，吩咐个奴才来就是了。”语气要多虚伪有多虚伪，却也正好反映了这两年我和他的关系——从冷战到冷和。

“弟妹客气了，难得你来趟宫里，自是应该我来请的。咱们别让皇阿玛久等，赶紧走吧！”胤初边说边前头领路，忽又止住步子对胤禩他们道，“八弟、十四弟留步吧！皇阿玛将要起驾，说没什么事就不让打扰了。至于八弟妹，八弟尽管放心，路上有我照应，断不会委屈了弟妹。”

我低头飞快地翻个白眼，心想你不说“放心”还好，你一说我的心反而放不下了。以胤初的阴险程度，不会在路上给我小鞋穿吧？

胤禩神情从容地向他一鞠躬道：“那有劳太子爷费心了。”

“好说，好说。”胤初笑着回礼，前一阵听人说最近的太子尽收往昔暴戾之气变得文雅有礼，甚至连康熙也诸多夸奖，我还不信。但观他今日举止的确得体，可我反觉得不踏实，胤初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把他的本质埋得更深、更隐蔽，也更压抑，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一旦爆发其摧毁力将更为恐怖。

我又看了胤禩和胤禔一眼，时间也不容我再说什么，只冲他们微一点头示意一切保重，然后转身随胤初向宫中走去。

康熙依旧是老样子，仿佛岁月并不能在他身上留下痕迹。当我走到他面



前向他请安时，恍惚中像是回到第一次见他的时刻，一切似乎都没有变。他满面笑容地望着我，目光慈祥和蔼，半真半假地抱怨我不来给他请安，是不是忘了他。

我微笑着撒娇喊冤，觉得现在的自己像极了口蜜腹剑的小人。

“瞧瞧这张嘴，还是像当年那么伶俐，得理不饶人，哪有嫁为人妇的样子。”康熙笑着感叹，他身边一众下人不住赔笑，我也只好跟着傻笑。

这时一个太监进来打千，请示是否现在就起驾。康熙点头同意，又转头对我道：“瑶丫头，咱们走吧！”

到得车驾边，刚才来请旨的太监搬来脚凳，先是服侍康熙上了车，又转头扶我上另一辆马车。

“格格小心。”那太监小心翼翼地伸手来搀，同时在我手上一按，送了团东西到我手里，凭感觉应该是个纸团。

我大惊，却不便声张，瞥了眼前头康熙乘坐的御辇，微微晃动的车帘阻隔了一切视线。那太监塞给我纸团时，用身子挡着，应该不会被看到，我安心地低头钻入马车。

一路上，我握紧手中的纸团，猜测着是谁把这东西塞给我，连久不出门的喜福在耳边唧唧喳喳地说了什么都没听清。

等到晚间于帐中独自歇下时，才敢把纸团展开，放到灯下细细观瞧。

“万事小心，遇事可找传信之人。”一行工整的小字跃然纸上，竟是胤禩笔迹。

我怔了半天，轻舒口气后把它烧了个干净。胤禩担忧我，又因我出行事起仓促，所以让人送来这张纸，原是好意。但他难道不能让那人在别的时间送吗？真是惊出我一身冷汗，而且他送这张纸似乎并不仅仅是担心我，仿佛隐约中已料到这次塞外之行会出事般，再想到之前求证那个约定时，他闪烁其词、不肯透露，不安又加重了几分。

以前的瑶华，好歹你都消失这么多年了，希望别在此时给我找麻烦。以前因你嚣张的话害我被胤禩怀疑身份已经够惨，可不要又是你和胤禩胡说些没影的事才好。我不住地祈祷。

夏季的草原上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粉色的喇叭花、蓝色的马兰花、





素淡的野菊花，微风过处，波澜起伏，送来缕缕清香。这时的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也格外精神。

我坐在马车里向外张望，看着随驾皇子在马上的身影，仿佛又回到从前，这些皇子换成胤禩、胤禪等人，他们四处驰骋，身姿矫健，等跑累了就会到车前与我说笑，那时的出行是种享受。

到了晚间，我喜欢找个僻静处独坐在草地上，看星星、看月亮、想胤禩……

“大家快来！八嫂在这儿呢！”童稚而欣喜的声音毫不意外地出现，总是简单有效地打断我的思绪。我无奈地瞪着几个闻风而来的孩子，他们全都一脸期待地望着我。我不禁仰天长叹，果然自作孽不可活呀！

事情的起因是有天晚上，我也如今天般坐在地上发呆，忽然草丛里一阵吵闹，然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跌了出来。

我望过去时，他正窘促地拽自己的衣角，白白的手上几乎要被勒出红印。犹豫半天后，他抬头冲我嗫嚅道：“八嫂，我不是有意打扰，请八嫂见谅。”

这时我才发现那孩子竟是十八阿哥胤祹，又见他说完后转身就要踉跄着跑开。想到历史记载，他的生命之火不久就将熄灭，我心里一痛，不由得开口唤道：“十八阿哥，过来坐下歇会儿吧！”

胤祹转身望我，两只眼睛骨碌乱转，似乎颇心动我的提议，又好像有些害怕。

我见他一副想坐下又怕受伤害的表情，不禁乐道：“过来坐吧！难道我会吃了你不成？”

他听我如此说，才大着胆子坐到旁边。他额上密密的一层汗珠，两颊绯红，好像刚做了什么剧烈运动。

一个才七岁的孩子，现在正活泼可爱地坐在我身旁，但我却只能想到他马上就会病死，这是何等的悲哀和讽刺。我越想神色却越柔和，我不知道这孩子会得什么病，也无法医治他，我所能做的只是对他好一点，想着便举起手帕替他擦掉满头大汗道：“十八阿哥出来怎么不带下人，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我不是一个人出来的。”胤祹听我提起，气鼓鼓地回道，“本来还有十六哥和十七哥，没想到他们不讲义气，一看我被发现就都跑了。”



“现在他们不讲义气先走了，十八阿哥是陪我再坐一会儿，还是想回去，我可以送你。”我不以为意地笑道，对他们为什么会偷跑来却不怎么在意，小孩子喜欢没人管束地瞎闹，古代现代皆同。

“那……”他犹豫道，“我陪八嫂坐会儿好不好，一到晚上就在帐里待着，闷也闷死了。”

“好啊！”我笑眯眯地同意，又觉得两人干坐着无聊，便向他指点天上的星星，中间还夹杂些古今中外大混编的星星故事，没想到胤祜却听得津津有味，不住地催促我再讲。我只好继续瞎编，这回以前看的闲书算是派上用场，只不过出场人物乱得我自己都搞不清，常常是一遍一个版本。

“没了！”我口干舌燥地摊着双手，坚决不再讲。但一见胤祜失望的表情，我又妥协：“今天太晚，不如明天吧！等我好好想想，再讲给你听。”

于是我的苦难从此开始，无论晚上躲到哪儿，胤祜总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我，缠着我给他讲故事。而且这小子居然还邀来曾经弃他而逃的两个哥哥——十六阿哥胤禄和十七阿哥胤礼，准时准点地堵我。

我无奈地开始每日的功课——讲故事。等到终于把一个故事讲完，可以歇口气时，胤祜眨巴着大眼睛回味道：“八嫂，你真好，不但人长得美，而且什么都知道，又这么温柔，对我们好得不得了。我要去跟嬷嬷说，她以前的话都是假的，八嫂才没有很厉害，八哥一定很喜欢八嫂，才不是怕呢！”

“十八弟，别胡说！”十六阿哥胤禄毕竟年长些，已通晓人情世故，但显然没想到胤祜会说这话，等回过神时，他已经把话说完，只好急忙斥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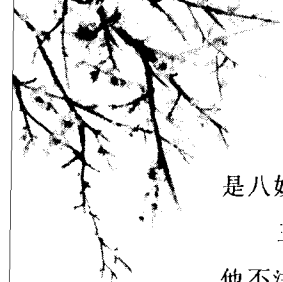
“我才没胡说，我……”胤祜焦急地争辩。

“好啊！十六弟、十七弟、十八弟，我说在营里怎么找不着你们，竟都跑来缠八嫂，又这么晚不回营，要是让皇阿玛知道，有你们好受的，还不赶紧回去。”清亮爽朗的嗓音插入，是十三阿哥胤祥的声音。

他穿着宝蓝色长袍，不知于何时已侧立在我们身后，月光照在他身上，衬着草原上摇曳的花草，越发显得英姿飒爽，但此时他英挺的脸上却稍露不快之色。三个阿哥见哥哥脸色不好，又被他一通责备，都讷讷地不敢出声。

“十三阿哥，你别吓唬他们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不过天色也是不早，是该回去休息了。”我笑着打圆场。

胤祥附和：“听见八嫂的话了吗？三位弟弟还是赶紧回去吧。今几个要不



是八嫂说情，我非去告诉皇阿玛，让他老人家训斥你们不可。”

三人听他这么说，马上都往回走。但胤祥毕竟一贯随和，三人边走边趁他不注意时扮着鬼脸。这点小动作自然瞒不过胤祥的眼睛，他笑着做出要追打的样子，三个阿哥咯咯笑着跑远了。

我笑看他们兄弟闹着，但转念又想起胤祯过段时间就会病死，脸色不禁暗淡下来。

“下人们嚼舌头的胡话，八嫂不要当真才是。”胤祥突然的话，我愣了半天才听明白。

原来他是担心胤祯的无心之语伤了我，我失笑摇头：“我是怎样的人，我自己知道、你八哥知道就行。至于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反正他们说来说去，不过那么几条，什么嫉妒、管得太严，要是每听一回都生气，再好的一个人也得活活气死。”

胤祥听后才一呆，接着自嘲地笑道：“八嫂好气量，倒是我多虑了，惭愧。”

“十三阿哥一片好意，该是我说谢谢才对。”我甜笑着回答。

我这么一笑，胤祥竟失魂落魄地发起呆来，他的双眼在望着我，但眼球却好像被人用玻璃镶住般一动不动。他显然并不是在看我，而是正透过我陷入无限的追忆中。

我被他直盯得不好意思，不由得低头轻咳。他这才如梦初醒地回神，讷讷道：“失礼了。”

“十三阿哥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

“哦！”他轻应，停顿了半天方道，“只是想起些小时候的事情。”

我忽然听他提起往事，又不住盯着我瞧，以为他还记得幼年的瑶华欺负他的事情，不禁自嘲：“我小时候受过伤，所以以前的事都忘了。可听下人说，那时我对你不好，你是不是恨我？其实你恨我也正常，谁叫我年幼无知呢！”

但他却很真诚地看着我，保证道：“八嫂，我从没恨过你。如果非要说那时对你的感觉，大约是害怕，怕你捉弄我。可你也是我羡慕的对象。你活得真诚，没有宫里的虚伪，像团火，一开始会把靠近的人烧得遍体鳞伤，但后来你变得能温暖人心却不会灼伤任何人。也许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或多或少羡慕你，连十六弟他们都喜欢亲近你。”他边说边仰头望天感叹，“今天看见八嫂



给他们讲星星的故事，不由得又想起当初的话，虽然我知道那时你是为了安慰我，可我还是愿意一直相信，我想十六弟他们也会和我一样的。”

我听了他的话，久久出神：“十三阿哥既然说相信，就一直信下去吧！其实人这一辈子只要有个念想就是幸福的，要是心里什么都没有，那才悲哀呢！”

胤祥听了我的话后，默想半天，突然抬头问道：“八嫂是说四哥吗？”

我怔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刚才有提到胤祺的地方。

他不等我回答，马上接着道：“八嫂是不是还怪当初我和四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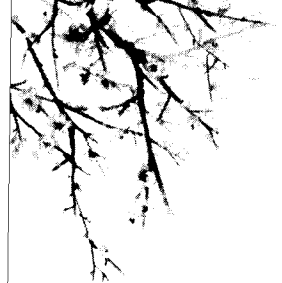
“十三阿哥！有的事过去就让它过去，没什么好提的。”我抬头望天道，“时候不早，我想回去歇着了。”

他却执著道：“八嫂既然说过去的已经过去，那听我说说又何妨？有些话我不吐不快，索性今日都与八嫂说了，其实我觉得你也好、四哥也好，都是心里藏事太多。如果能互相坦白，何至到如今地步。”

我听后不知该如何反驳，胤祥则瞅准这个机会道：“当初让你远嫁也许对从小锦衣玉食的你来说是太苦，可比在宫里却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起码那里的人笑就大声笑，哭就放声哭，从不像宫里人一样惺惺作态，笑的时候像哭，哭的时候眼睛又在笑。如今你嫁了八哥，他对你千依百顺，皇阿玛又恩宠有加，八嫂春风得意，可这宫里真有永远的安泰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置身于最大的漩涡中，谁也救不了，注定和我们一起沉沦。四哥当初也承认设计你是有私心，可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却让我感触颇深。他说：‘希望能保留宫中最后的一点干净。’”说着，他顿了一下后又道，“你成亲那天，四哥一晚也找不到人。我当时就在他府里，第二天早上他回来时脸白得像鬼，身上全是雪水，浑身连丝温气也无。也就是四哥练过武，身子骨好，才没得大病，但也休息了很长时间。从那以后，四哥就变了，他以前虽然也很冰冷，可……”

“别说了。”我打断他，慌张地要离开。胤祺和我毫无关系，我现在只要想着胤祺就可以了。可我的脑子却不受控制地闪过去年上元节时，他牵着那似白梅般的女子所说的话：“我前阵子患病，多亏她细心照料……”

胤祥拉住要逃的我，嘴一开一合地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幽幽道：“我说这么多是想告诉你，他心里不是没有东西，而是……”



Chapter 2

云涌



我本因胤祥的话而恍惚的神志，此时竟奇迹般地稳定下来，冷笑着把话接下去：“而是有太多，对吗？十三阿哥，我真有些累了，如果没别的事，恕不奉陪。”边说边紧盯着他抓我的手，直到他讪讪地松开，我才收回目光。

他嘴张了又张，却只是叹道：“我送八嫂回营。”

他不再步步进逼，我自然高兴，只当什么都没发生地向回走，可心里却觉得有些东西再也找不到刚才的感觉。

一路无言，等快到安寝的营帐时，胤祥终于忍不住开口：“八嫂，我知道你和四哥是错过了，但希望你不要恨他。还有，如果可能的话，以后请尽量避着他，我怕……”说到这儿，他住了口，眼里射出恐惧的光。

我纳闷地看着他，不知道他的恐惧从何而来。前方忽然传来的喧闹声打断了我想说不会招惹胤祺的话，吵闹在寂静的晚上格外清晰。但只眨眼间，声音就平息了。沉重的脚步声响起，不大的工夫，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向我们跑来。

由于那人低头猛跑，等发现我们时，已站在离我们不远处。他抬头张望，黑夜里我只看到一双晶亮的眼睛和他脸上比夜色还浓的黑影。那人和我们目光一对，马上慌张地低头请安：“十三爷吉祥。”

“免了吧！”胤祥似笑非笑地问，“公普奇，你这慌慌张张地要去哪儿？”

“回爷您，卑职正要回营休息。”那人越说脑袋越往下低，像是再多说一句就要跪下磕头似的。

“哦，这么早就要歇下，我看不如上我帐里温两壶酒，喝一杯如何？”胤祥

